

指文® 战争艺术 / 010

骑兵论



【英】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 著
周执中 张潜 译

台海出版社

指叉® 战争艺术 / 010

骑兵论

【英】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 著
周执中 张潜 译

台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骑兵论 / (英) 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著; 周执中, 张潜译. --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168-2299-9

I. ①骑… II. ①弗… ②周… ③张… III. ①骑兵-军队史-研究-世界 IV. ①E1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53550 号

骑兵论

著 者: 【英】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 译 者: 周执中 张潜

责任编辑: 俞滢荣

策划制作: 指文文化

视觉设计: 周 杰

责任印制: 蔡 旭

出版发行: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邮政编码: 100009

电 话: 010 - 64041652 (发行, 邮购)

传 真: 010 - 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thcbs@126.com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重庆共创印务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10 千

印 张: 19.5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68-2299-9

定 价: 1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译序

在一切有关战争的宏大叙述中，骑兵永远都是其中最浪漫的一部分。他们英姿飒爽的身形、锃锃发亮的铠甲，无不昭示他们高贵的出身和超群的艺术。有时，他们是英雄，为国家摘取胜利的果实；有时，他们是魔鬼，给人民带来混沌与毁灭。虽然骑兵向来都是文学作家中意的描写对象，但有关骑兵的科学性研究似乎很少，在中文学界更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情况下，莫德所著的《骑兵论》无疑给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视野。

弗雷德里克·纳图施·莫德（Frederic Natusch Maude），1854年出生于英国约克郡。莫德曾在威灵顿学院与皇家军事学院接受高等教育，并于1873年加入皇家工兵队，后被擢升至上校。莫德在军事理论方面著作颇丰，但他最有名的还是与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不解之缘。莫德最早在1872年发现了《战争论》，但他花了不少时间才认识到这本书的真正价值。莫德不仅称赞克劳塞维茨对战争规律的分析，对克氏提出的“概然性”与“摩擦力”的概念也十分认同。莫德认为，对《战争论》最高的概括便是书中的一句话：“战争中的一切事情都很简单，但是最简单的事情也是最困难的事情。”当沙盘上的计划应用于实战之时，因为各种既有的阻力，结果往往出乎预料。虽然莫德十分欣赏《战争论》一书，但他对书中的观点也并不是全盘接受。譬如说，他就不赞成克氏对拿破仑的分析。虽说如此，当莫德督促《西洋世界军事史》的作者富勒研究拿破仑战争时，他还是推荐了《战争论》。

格拉哈姆在1873年已经翻译并出版了克氏的《战争论》，但《战争论》是借莫德之手才真正推广起来的。1908年，莫德再版了《战争论》，并将其分

为三卷。莫德对《战争论》的译文并未做太多修改，但是他对其做了一系列的注释，指出自克氏的时代以来，技术和组织上已经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也为新版的《战争论》做了一篇短序，内容虽然尊崇克劳塞维茨，却极度仇视德国，全文还带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想。因此，后人所认为的“战争能推动社会发展”的说法，与其说是出自克劳塞维茨，不如说是出自莫德。莫德再版的《战争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也多次再版，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英文《战争论》的标准版本。从这个角度来看，《战争论》现在享誉国际，拥有举世无双的地位，莫德可以说是功不可没。

莫德虽然投身于军事理论的研究，但他的目标是实用主义的，一切军事历史的研究都必须与现实生活中的英军改革挂上钩。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德国的矛盾态度上看出来。一方面，莫德极度仇视德国，认为英国必须在一次战争中彻底摧毁德国这个“自然天敌”；另一方面，莫德又认为德国代表了一种先进的军事经验，而英军改革必须向德国看齐。莫德对《战争论》推广所做的努力就是基于此。

《骑兵论》也是如此，可以说莫德是带有目的性地在写这本书。莫德早就对英国军队感到不满，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的英军僵硬迟钝的特点，更让他感觉到改革的紧迫性。但莫德的眼光放得更加长远，他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会有一场席卷欧洲的大战争来袭。为此，莫德与中将菲利普·霍华德·科洛姆合著了一本小说，名为《1890年的大战争：预想》。在此书中，莫德预言在19世纪90年代将发生一场大战争，牵扯英法德俄四国加入，他甚至精准地宣称导火索是在巴尔干半岛。我们都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发生在1914年，而不是19世纪90年代。但这并没有动摇莫德的想法，因为在1903年出版的《骑兵论》中，莫德还在号召英国人为即将到来的大战做准备。

要了解莫德的军事思想，必须了解当时欧洲的大背景。在普法战争以后，欧洲承平四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军事技术迅速发展、铁路大量普及，让大规模的部队能迅速集结，而电信通讯的发展，使指挥大集团军成为可能。但最可怕的还是杀伤力武器的提升。布洛克在1897年出版的《从技术性、经济性和政治性的关系来研究未来的战争》中对日后可能发生的世界大战的情况做了一番精准到可怕的预言：“最初是屠杀的程度日益增加，达到如此可怕的程

度，使得无法推进部队使会战获得决定性的结果。他们最先还以为仍然是在旧有的条件下作战，尽量地尝试使会战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最后才算是学会了一个教训，从此永远放弃这个企图……对于一个军人而言，圆筒将和他的步枪一样，变成不可缺少的兵器。所有的战争必然会具有围城战的特性，军人们可以随他们的高兴来进行战斗，可是最后决定之权却是操在‘饥饿’的手中。”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正是如此。因为参战的军队都装备有大规模的杀伤武器，堑壕战成了唯一的选择。如果选择强行突破敌人的战线，就与将大量士兵送上处刑场无异。在凡尔登战役期间，交战双方每月平均损失七万人；而索姆河战役中双方伤亡人数加起来有一百万之多。

与布洛克一样，莫德对战争的可怕前景有十分清楚的认识。他正确地指出：“围城是延长的会战，而会战是短期的围城。”就算是在一天之内能结束的会战，进攻者的目标也是要成功突破防守者的阵线。但对英国军队来说，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短期内结束会战，似乎变得越来越难。这个问题在布尔战争中反映出来，莫德为此感到忧虑。虽然布洛克和莫德都预见战争在往僵硬的阵地战方向发展，但他们对时局却有不同的看法。对于布洛克来说，因为交战双方都无法取得决定性会战的胜利，能站到最后的便是经济上更为强势的一方，而失败者会因为经济崩溃、无法支撑战争而败北。这个说法不可谓没有道理。对莫德来说，一战前的军事形势只是历史趋势的一部分。在莫德眼中，军事历史就是步兵与骑兵力量此消彼长的一种周期。很明显，步兵的机动性比不上骑兵，当步兵的力量强于骑兵时，战争就会往迟钝、缓慢的方向发展；当骑兵的力量强于步兵时，战争就会表现得更加灵活与机动。对于莫德来说，英国的首要任务是建立一支完善的骑兵部队，在步骑对抗中占上风。

当然，根据我们对后来历史的了解，骑兵并没有成为解决一战问题的“钥匙”。在西线可怕的堑壕战中，骑兵根本毫无用武之地。但骑兵确实是当时唯一的机动兵种，所以莫德寄希望于骑兵，希望它能打破当时堑壕战的僵局，是情有可原的。就连一战英国远征军司令道格拉斯·海格也认为“骑兵的价值已达到历史最高峰”。可见莫德的思想颇能代表当时一部分有识之士对时局的思考成果。但莫德在写作《骑兵论》时，不会知道未来“坦克”这个发明的出现。一战的问题是由技术进步带来的，最后也因为技术进步而得到解决。

坦克的出现解决了战争中机动性的问题，并取代了本来属于骑兵的历史任务。虽说如此，莫德的思想内核依然重要，并值得我们学习，尤其是他对“机动性”和“突破敌军战线”的重视。师从莫德的富勒在日后便依此提出了装甲战理论。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富勒与莫德思想上的联系。富勒的装甲战思想颇受希特勒的青睐，他是唯一受邀参加1935年纳粹德国装甲阅兵的外国人。从职能上来说，装甲部队完全替代了骑兵部队，这点在希特勒发动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除了莫德对战争的思考以外，《骑兵论》还有许多其他价值。莫德选取了不少骑兵的经典战例，并对其加以分析，因此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点在莫德的资料引用上便能窥见一二。莫德通晓英法德三种语言，他在论述战例时尤其注重德国的资料，这在有关骑兵的历史著作中十分难得。同时，作为一名职业军官，莫德在第十三到十六章对骑兵建设，尤其是养马、马术方面的领域做了详尽的论述，填补了学界在这方面的空白。

在本书的翻译过程中，我要感谢吴旻前辈在学术上的指导和支持；张潜的翻译水平和文字功底十分优秀，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一针强心剂；陈建兆是我的知己好友，在本书的进程出现问题时，是他敦促我坚持下去；Lillie Mermoud提供了书中法语内容的翻译。同时我也要感谢翻译过程中指文图书编辑的耐心与校对。此书虽已完成，仍或有些许瑕疵，还请读者指正。

周执中

2019年1月23日于长沙

本书
获准敬献给
印度首任骑兵总监
二等巴斯勋爵、中将
乔治·勒克爵士



© 乔治二世国王骑马像（伦敦科克斯勃街）

目录

CONTENTS

前言		1
第一章	绪论	7
第二章	克伦威尔的治军	24
第三章	克伦威尔的用兵	44
第四章	从克伦威尔到腓特烈大帝	67
第五章	腓特烈大帝的骑兵	95
第六章	塞德利茨与普鲁士骑兵	106
第七章	法国大革命	124
第八章	法国骑兵的衰落	146
第九章	普鲁士骑兵的复兴	168
第十章	1815—1870 年的英国骑兵	187
第十一章	普法战争	200
第十二章	从维翁维尔会战到战争结束	214
第十三章	评论与建议（上）	234
第十四章	评论与建议（下）	251
第十五章	骑兵与骑马步兵之争	269
第十六章	长途骑马	281
附录	一些军事条例及注释	294

前言

自本书付梓后，一道新的军事命令于1903年3月1日发布，内称未来英军骑兵应该依赖于“步枪而不是刀剑”。

读者们会发现，这绝不是第一次以削弱突击能力为代价发展火力的尝试。他们还会发现，在这些尝试之中无疑酝酿着危险的结果；尤其是当这样一支被组建出的混合部队遭遇高效能的敌方骑兵时——这种骑兵部队因为欧洲文明间的生存斗争而必然存在。

该命令也进一步地废除了军中配备的长矛，《泰晤士报》专栏与其他媒体围绕着这一决定掀起了剑拔弩张的争论。在这里必须指出其有可能给国家造成的严重后果。因为争论的双方以最引人注目的方式互相攻击，争辩有可能会在军队中延续，而军队已经很久没有进行过系统的军事研究了。

历史上伟大的骑兵指挥官从不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部队里单个骑兵所携带的武器上。对他们来说，中队、团或者旅能用膝并膝的紧密阵型发起进攻才是胜利的重要条件。当战马组成良好的阵型，肩并肩冲锋时，战士手上是拿着藤条还是弯刀其实并不重要，因为他们知道只有力量、速度和协同性才是紧要的。至于用怎样的方式杀敌就没那么重要了。

虽说如此，冲锋中的协同性只有在士兵能保证如臂使指地操控战马时才有可能做到。做到这一点最快、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每个士兵确信他的个人安全依赖于使用武器的高超技艺，而只有能完全驾驭胯下战马时，这种技艺才能发挥作用。因此，除了某些伟大的骑兵指挥官外，熟练运用兵器的重要性几乎被所有人都严重夸大，而说到骑兵的兵器，自然指的就是刀剑和长矛。

这些武器自有其用途，但当真正的目标，也就是军队的协同性达成后，武器在整体胜利中的作用几乎就变得微乎其微。

协同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马术的熟练度，但是骑兵的机动性和持久性方面也要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其原因在本书正文中已有大篇幅的叙述。当燧发枪、卡宾枪或者来复枪的使用成为必要时，机动性能确保移动更快的一方有权选择攻击目标，这种主动性能弥补他们射击技艺的不足，而和平时期的训练除了能提高射击技巧外则什么也无法保证。

这些我都在《骑兵与骑马步兵之争》一章中予以详细论述。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每多花一个小时训练士兵的马上格斗技巧，就能使他们拥有更好的机动性和协同性；至少在理论上，每多花一个小时在靶场训练（range）上，则会减弱这种倾向。在实践中有足够的时间来兼顾这两种训练。事情之所以会变得不对劲，是因为士兵们被告知应该依赖于火器，而不是刀剑；这样一来，他们就会把马匹当成区区的代步工具，实际上马匹是一个完整骑兵单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尤其不幸的是，因为我国对《海牙公约》（Hague Convention）^①的坚持，步兵被剥夺了合适的反骑兵子弹（Horse-stopping bullet）的使用权，损失了约五分之四的火力，这让骑马来复枪手理论大占上风——步兵火力被削弱，对骑兵火力的倚重就会相对加强。一方面，通过骑行训练所得到的技艺无法弥补子弹本身的冲击力；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骑兵部队无法再以紧密中队的阵型冲击敌人，那他们又如何能帮助重担在身的步兵呢？

或许有人会说我们不该再被鼓动去与一个欧洲敌人作战，但这只是无知之见。“纵使铁甲舰船也无法爬山”（Ironclads cannot climb hills）^②，我军在欧洲大陆上为祖国服务——正如上一次危急时刻他们所做的那样——这种可能

① 译注：此处指的是1899年和1907年两次在荷兰海牙举行的和平会议上签订的条约。根据此文写作时间，当为1899年签署的海牙公约。公约条款对杀伤力较强的子弹做了使用限制。

② 译注：此为军界频繁引用的一句话，用意在于强调陆军的重要性。

性在当今要比以前更大。事实是我们又一次要与柏林敕令^①做斗争。正如一个世纪以前我们将其粉碎一样，我们在不久的将来也要为保护我们的工人阶级免于挨饿而奋斗。

我毫不怀疑我们将获得最终的胜利，因为位于大陆上的敌人们无法意识到时局的艰巨性。但斗争的过程毫无疑问会是跌宕起伏的。而且在纠正英军目前在南非的军事通论的错谬之前，我们不会获得最终的胜利。

英军将不仅仅像是在滑铁卢那样，凭借三个军赋予欧洲和平^②，而是要更进一步，以移山之力效仿北美的美利坚合众国将欧洲组成一个联邦。但肩担大任的我们要靠怎样的士兵去完成这一赫拉克勒斯式^③的任务呢？

我承认我在当代年轻人身上看不到任何追寻真知灼见的渴望，不管这种渴望是源于私欲或是对未来的展望。现今风靡的是对舛误百出的理论的支持，而支持者靠摇旗呐喊来掩盖其错误。人们倾向于以他们局部主观的经验来否认数代以来基于战争原则而做出的科学归纳，并且忽视技术发明应该带来的战术调整——好像两个世纪前的军队在如今也能通行无阻一样。

基于人类的自然天性，人们有此想法也实在是可以预料的。如果有与我共事过的老战友还愿意在军中继续奋斗二十年，为即将到来的大事件挑起大梁的话，我也不吝相助。

对于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慢条斯理地进行准备的人，我还要予以一言警告。现实情况与他们想的好相反，就好比一个野心勃勃的人刚迈上成功的阶梯，却只能在每日杂务里虚度光阴一样，我们国家也为数世纪以来由于懒惰造成的严重官僚主义所累，没有时间制订一项有条理且可靠的军事改革计划。阅

① 译注：1806年，拿破仑在柏林颁布大陆封锁令，即柏林敕令。因为特拉法尔加战役的失败，拿破仑失去了以武力手段征服英国的可能性，因此希冀于通过贸易封锁来扼杀英国的经济，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莫德所说的“生死存亡之时”，正是指英国与拿破仑的斗争。莫德写此书时，德意志帝国作为新兴帝国在工业产值上已逐步超过老牌强国英国，两国在贸易和商业利益上的摩擦益发严重。

② 译注：滑铁卢战役后欧洲维持了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有历史学家将此时期称为“不列颠治世”（Pax Britannica）。

③ 译注：根据希腊神话传说，赫拉克勒斯曾经完成了十二伟业（Labours）以清除自己的罪行。

读我们国家身居高位的将军的传记，便可以了解这个事实。这一小撮人只是因为长时间的无所作为与谨慎小心，才最终忝居高位。查尔斯·内皮尔（Charles Napier）爵士^①就是他们中最显著的代表。

能身居高位者永远都是少数，而这些人却浪费了珍贵的机会，在任上无所事事。军中有一条真理：“时光一去不复返。”我可以大胆宣称，几乎任何一位中人之姿的骑兵中尉，只要有足够强的意志力，并抓住训练和重组任何一国军队的机会，就一定会为自己的职业打开无穷的潜力之门。因为未来的战争将主要是机动力的竞争，相对于只了解步兵的人，高级军官中既了解士兵又了解战马的人自然占了很大的优势。近期的战争就可以屡屡佐证此观点。

在这里还需要稍微解释下“皇家工程兵是骑兵武装之股肱”这个想当然的论断。这一观点并没有许多人想的那样玄妙，因为军事工程学是战术学习者不可或缺的第一学问。“围城是延长的会战，而会战是短期的围城”，前者节约人力却耗费时间，后者牺牲生命以换取时间。整个战争的演化史都指出时间在军事行动中日益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

不管是在围城还是战役中，胜利最终都取决于哪一方在交火时能获得较大优势。优势要么来源于更强的火力集中，要么来源于进攻时更高的士气，抑或两者兼有，但这两者间的转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正如只有训练有素的士兵能意识到，在围城战中拖延时间，对于获取绝对火力优势是不可或缺的；以鲜血的代价进行骑兵冲锋所造成的冲击效果对快速获胜也是必需的。克里米亚持续两年的军事行动^②给联军造成了五万四千人的损失。如果骑兵不失时机地冲击阿尔马河——要是这些骑兵部队在场的话——或许就能以仅损失五百人的代价结束整个战局。拿最近的例子来说，约翰·弗伦奇（John French）爵士^③在几小时内冲锋穿过布尔军阵线并解救金伯利（Kimberley），仅损失二十人。

① 译注：查尔斯·内皮尔（1782—1853年），曾任驻印英军总司令，参与过半岛战争。

② 译注：指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

③ 译注：约翰·弗伦奇（1852—1925年），英国陆军元帅、伯爵，历任陆军总参谋长、一战远征军司令、爱尔兰总督等职。因在布尔战争中指挥骑兵师而名声大噪——他率领骑兵师解救金伯利之围并进占布隆方丹的战例。值得一提的是，他与本书作者一样，都是骑兵冷兵器冲锋的支持者。

如果想要靠审慎围攻马奇斯方丹（Magersfontein）的布尔军来造成相同的结果，不知又会如何损兵折将？

更何况，皇家工程兵的日常训练目的是熟练使用精度极高的各种工具。在条件合适时，工程兵就极其依赖这些工具，否则就百无一用。

举例来说，经纬仪是一个伟大的工具，它能让人在不同海拔高度间奔驰数英里之远，误差只在一英寸之内，但前提是必须要用谨慎得体的方法来操作它。试想，如果经纬仪不放在地上，而是像来复枪一样抵在肩上用，只怕任何一个理智健全的人都不会信任由此得出的数据。想要准确地用好来复枪，需要更加谨慎。子弹的飞行轨道受到空气、温度、火药量等因素的影响，这不是射击者能够掌控的。加上战场的情况越激烈，火药的射击精度也就越差。因此不难看出，一个人被意图射击他的子弹打中的概率是极小的，整个进攻行动的成败仅仅取决于暴露在火力下的时间有多长。

这就带来一个速度问题：进攻距离越长，骑兵的优势越大，而步兵的优势越小。这一点在旧滑膛枪时代还很难看出来，但现在七百码外就能确保火力覆盖，使用骑兵的论点毫无疑问就占了上风。一分钟之内骑兵就可以攻入敌军阵地，两分钟后炮兵就可以抵达并提供火力支援，七分钟后步兵就可以进占刚拿下来的地盘。若仅仅是让步兵去做，这一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之久，还不一定会成功，因为敌人也会源源不断地投入生力军以求获取胜利。枪炮所能覆盖的范围越大，就更需要高速穿过交火地带。战争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过程。一个指挥官必须做好承担风险的准备——这正是他的职责所在。他也要像一个伟大的领导者一样，具有洞悉战局的能力，正如威灵顿^①在萨拉曼卡和滑铁卢的高超表现，成败皆决于此。

除此之外，在各国军队中，下级军官对步兵战斗的指挥权越来越大。因此，决定何时发起进攻对将领来说也就愈发重要，对一支训练有素的骑兵来说尤其如此。因为骑兵必须作为整体长驱直入，而不是停下来各自为战、寻找错

^① 译注：阿瑟·韦尔斯利（1769—1852年），第一代威灵顿公爵，英国军事家、政治家、陆军元帅、英国首相，19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军事、政治领导人物之一。

误的掩护。即使骑兵的进攻失败了，也通常能为步兵掩护，以争取时间，就看步兵能否好好珍惜这个机会。

我深知本书有很多缺陷。一开始我有充裕的时间，打算遍访欧洲大陆上所有伟大的军事图书馆，但因一些变故，这个计划只得暂时搁置。直到现在，我看到公共观点是如何被南非战地记者粗糙的战争报道所误导后，感到十分痛心。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无法正确解读敌国与敌军的异常本质。我将材料收集并投稿到《联合军事杂志》（United Service Magazine），我必须感谢编辑能给我这一机会，来捍卫我在英军骑兵中的旧时好友与同僚的名誉。在此之前，他们既得不到理解，也收不到感恩。

此书的卷首插图是一尊漂亮的乔治二世国王骑马像，位于伦敦的科克斯勃街（Cockspur Street）。可惜的是直角拍摄时无法得到水平视角，因此照片的整体效果受到透视收缩的影响。只要我能成功引起人们对此雕塑的注意力——其代表的是骑兵巅峰时期理想的战马与骑手——那目的也就达到了。眼光犀利者能注意到些许瑕疵，但整体来说，以人和马的姿势而言，这大概是欧洲最好的雕像之一了。

最后，我将此书献给二等巴斯勋爵^①乔治·勒克（George Luck）^②中将。从他那里，我接受了关于如何训练与部署骑兵师的最好的教育。也是从他的经历中我得以了解：在即将到来的与欧洲大陆国家的斗争中，我们可以效仿他在印度和国内所做的那样，以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组织和训练能够与欧洲任何骑手相对抗的骑兵部队。

F. N. 莫德中校

1903年8月

^① 译注：“Knight Commander of the Order of Bath”，简称“K. C. B.”，英国巴斯勋爵中的第二等。

^② 译注：乔治·勒克（1840—1916年），英国陆军军官，曾在印度服役，参与过第二次英阿战争。

绪论

第一章



◎ 曹恩道夫战役

相较于其他部队，关于骑兵价值和作用的理论已经汗牛充栋。如果一个人试图调和这些互相矛盾的理论，那么他不可避免地会发现，虽然作者们的智识有高低之分，但他们的最终结论几乎在开始为写作而调查时就定下了。一个人能忠实、直观地描述所见所闻，而不受自我经历的影响，是十分罕见的。

有些对拿破仑战争略微熟悉的人，把骑兵、步兵和炮兵理解为一成不变的冰冷物体，而无法理解这些词语所涵盖的近乎无穷的变数。换句话说，一支武备精良、训练有素的骑兵团处于时时变化的状态，兵员可能会因为疾病和伤亡在数周内替换大量战马和骑手。人们会发现，相较于步兵，这样的骑兵部队